

# “巴渝舞”名号及曲辞嬗变探研

何光涛

(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, 成都 610068)

**摘要:**“巴渝舞”为唐前极重要的一种歌舞,随着朝政更迭,其名号异代异称,其曲辞屡屡改变。汉世之前,名号为“巴渝舞”,曲辞未详。两汉之时分为两个阶段:建安十八年前,其名号、曲辞皆袭前代;其后,因王粲创作新辞,名号曲辞均有变化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变易递增,情况复杂。隋代罢用“巴渝舞”,史皆不载。唐代重视“巴渝舞”,有文人模拟而作。唐后,渐次衰亡,翻阅载记,忽焉似亡。

**关键词:**“巴渝舞”;名号及曲辞;历代嬗变

**中图分类号:**I206.2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0-5315(2010)03-0058-04

“巴渝舞”者,或名“巴俞舞”、“俞儿舞”,乃古巴渝地区极流行的一种少数民族歌舞。它肇始于殷商西周之时,兴盛于两汉魏晋之间,式微于隋唐之际,唐代之后,几至销声匿迹。有关其起源、演变及其音乐特征等诸问题,学术界已多所论及;至如其曲辞的研究、探察,则无闻焉。有鉴于此,本文拟汇集相关文献资料,对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名号及曲辞情况,略作推考<sup>①</sup>,以供治巴渝文化的学者参考。

## 一 “巴渝舞”在汉前之名号及曲辞

据众多史料记载,古代巴族本为一能歌善舞之民族,然其在发展过程中却屡遭殷商征伐,从而受损至钜。后武王伐纣,大符巴族复仇愿望,故巴人自然加入伐纣之戎行。历次战斗中,巴人充分发挥歌舞的武器作用,把本民族特有之歌舞编排成别具一格且充满战斗意志的军歌、军舞,并以其庞大的气势慑服了殷人,对战斗的胜利起了极大作用。晋人常璩《华阳国志》载:“周武王伐纣,实得巴、蜀之师,著乎《尚书》。巴师勇锐,歌舞以凌,殷人前徒倒戈。故世称之为曰:‘武王伐纣,前歌后舞也。’”<sup>[1]卷一,21</sup>有关巴人以“巴渝舞”助周伐殷的最早记载,略见于此。后

明人陈禹谟《骈志》卷 16、清人李锜《尚史》卷 5、清人吴景旭《历代诗话》卷 26 等皆征引《华阳国志》此则记载,以重叙巴人及“巴渝舞”那一段光荣历史。然则巴师所“歌”之具体内容究竟为何?惜乎资料不足,已难详明。今人汪宁生先生以之为高唱战歌或大声吼叫<sup>[2]</sup>,虽颇醒人耳目,然终乏确证,令人实难信从。

值刘邦定三秦之期,“巴渝舞”作为战斗武器,乃重登历史舞台。这段本事,关涉重大,众多史记,言之凿凿。至此,“巴渝舞”之面目,乃趋清晰。

刘宋范曄《后汉书·南蛮列传》记之甚详,云:“至高祖为汉王,发夷人还伐三秦。秦地既定,乃遣还巴中,复其渠帅罗、朴、督、鄂、度、夕、龚七姓,不输租赋,余户乃岁入賫钱,口四十。世号为板楯蛮夷。阆中有渝水,其人多居水左右。天性劲勇,初为汉前锋,数陷陈。俗喜歌舞,高祖观之,曰:‘此武王伐纣之歌也。’乃命乐人习之,所谓‘巴渝舞’也。”<sup>[3]2842</sup>

房玄龄等《晋书·乐志上》更进一步记载“巴渝舞”之舞曲有“《矛渝本歌曲》、《安弩渝本歌曲》、《安台本歌曲》、《行辞本歌曲》总四篇”<sup>[4]693</sup>。

收稿日期:2009-09-21

基金项目: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“十一五”规划 2008 年度项目《四川古戏“巴俞戏”研究》(项目编号:SC08Z07)。

作者简介:何光涛(1975—),男,四川平昌人,宜宾学院中文系教师,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。

从这些史料中可以得知,“巴渝舞”之正式得名始于刘邦,舞曲有四部分,其曲辞之内容,刘邦明言:“此武王伐纣之歌也。”然则“武王伐纣之歌”性质为何?其内容为何?则须借相关材料方可知晓。

宋人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卷57《琴曲歌辞》载有《尅商操》一首,曲辞仅两句:“上告皇天兮,可以行乎?”<sup>[5]831</sup>《尅商操》标题下有题注:“一曰《武王伐纣》。《古今乐录》曰:‘武王伐纣而作此歌。’谢希逸《琴论》曰:‘《尅商操》,武王伐纣时制。’《琴集》曰:‘《武王伐纣》,武王自作也。’”<sup>[5]831</sup>据此,知刘邦所云“武王伐纣之歌”者,实即《乐府诗集》之《尅商操》,作者为武王本人,伐纣时作。然则,我们能否以此认为此时“巴渝舞”的曲辞仅此两句?显然不能。因为据《晋书》所记,此时“巴渝舞”的舞曲本有四篇,规模可谓庞大,则其曲辞断不会如此简单。

既如此,则“武王伐纣之歌”究竟该作何理解?其所指究竟为何?我们认为,它并非特指《武王伐纣》(或《尅商操》)这首歌,而泛指对武王伐纣这件事全过程的所有歌唱,甚或所指还可更多些。准此,其曲辞的内容理当为武王伐纣之诸事。至于具体之曲辞,则因史料不足,已无可明考矣。

但是,本证不足,旁证殆有可观者。我们或可从《大武》中窥知相似的曲辞情况。《大武》乃周公所创编,旨在颂扬武王伐纣的丰功伟业。据《礼记·乐记》,《大武》的主要内容实际包括了武王出师伐商、扫平南疆、回师镐京、封周公召公采邑分而治之、建立周朝的全过程。此外,我们也可据《诗经·周颂》的《武》、《酌》、《桓》、《般》、《赉》诸篇,探知其歌词的相似面貌。

## 二 “巴渝舞”在两汉时之名号及曲辞

据现存史料可知,两汉时期,从刘邦建汉到东汉建安十八年(213年)曹操被封为魏公之间,“巴渝舞”的名号和曲辞未有变化,名号仍为“巴渝舞”,曲辞依旧是关于“武王伐纣之歌”的内容。

《晋书·乐志上》云:“故名曰‘巴渝舞’。舞曲有《矛渝本歌曲》、《安弩渝本歌曲》、《安台本歌曲》、《行辞本歌曲》,总四篇。其辞既古,莫能晓其句度。魏初,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。粲问巴渝帅李管、种玉歌曲意,试使歌,听之,以考校歌曲,而为之改为《矛渝新福歌曲》、《弩渝新福歌曲》、《安台新福歌曲》、《行辞新福歌曲》,《行辞》以述魏德。”<sup>[4]693-694</sup>

元人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141《乐考十四·乐

歌》亦云:“其辞既古,莫能晓句读。魏使王粲制其辞,粲问巴渝帅而得歌之本意,故改为《矛渝新福》、《弩渝新福》、《安台新福》、《行词新福》四歌,以述魏德。”<sup>[6]1247</sup>

此类记载,尚可见于唐杜佑《通典》卷145、宋陈旸《乐书》卷162、宋王应麟《玉海》卷108、元郝经《郝氏续后汉书》卷87下、明曹学佺《蜀中广记》卷70等书。虽互有详略异同,然究其所本,实皆自《晋书》出耳。其中的“魏初”、“魏”并非曹丕之魏朝,而是曹操于建安十八年被封为魏公的封号。前后两汉,语言相同处既多,岂会“其辞既古,莫能晓其句度”?而商末至曹操封魏公时,计约1200年左右,时隔悬远,方致文字各异、方言异殊,才是“其辞既古,莫能晓其句度”之根源所在。所以,我们可大致推断出这个结论:建安十八年之前的两汉时期,“巴渝舞”之曲辞未作改变,仍袭用汉前之曲辞。及至曹操被封魏公时,除巴渝籍人以外,能懂“巴渝舞”曲辞者极少,以至于“七子之冠冕”的王粲才会向李管、种玉两位“巴渝帅”询问“巴渝舞”曲辞的意思,并让他们歌唱,自己反复聆听、考校,然后才得以改写出四篇新的曲辞。

从建安十八年到汉亡,“巴渝舞”名号和曲辞则因王粲的改写而发生了变化。《宋书·乐志》记载了王粲改写的四篇曲辞,并总名之为“魏俞儿舞歌”<sup>[7]571</sup>。其辞分别为:

《矛俞新福歌》:汉初建国家,匡九州。蛮荆震服,五刃三革休。安不忘备武乐修。宴我宾师,敬用御天,永乐无忧。子孙受百福,常与松乔游。蒸庶德,莫不咸欢柔。

《弩俞新福歌》:材官选士,剑弩错陈。应桴蹈节,俯仰若神。绥我武烈,笃我淳仁。自东自西,莫不来宾。

《安台新福歌曲》:我功既定,庶士咸绥。乐陈我广庭,式宴宾与师。昭文德,宣武威,平九有,抚民黎。荷天宠,延寿尸,千载莫我违。

《行辞新福歌曲》:神武用师士素厉,仁恩广覆,猛节横逝。自古立功,莫我弘大。桓桓征四国,爰及海裔。汉国保长庆,垂祚延万世。<sup>[7]571-572</sup>

这四篇曲辞已不再是歌唱“武王伐纣”之事。虽《晋书》、《乐书》等皆言王粲创作它们的宗旨是“述魏德”,但通过仔细考察可以发现,它们与“述魏德”相距较远。它们回顾了汉朝建立的过程,歌颂了汉朝

的圣明,最后两句“汉国保长庆,垂祚延万世”,更是在祈祷汉朝长盛不衰。

### 三 “巴渝舞”在魏晋南北朝时之名号及曲辞

曹丕建魏之初,对“巴渝舞”之名号和曲辞未作改变。但到了黄初三年(222),曹丕将汉代诸多舞乐名称改变,其中将“巴渝舞”改为“昭武舞”<sup>[4]</sup>乐志,694。但其曲辞是否改动,则无明文记载。

西晋之时,统治阶级多安于逸乐,纵情声色,“巴渝舞”亦倍受推崇,但其名号、曲辞却屡被改变。

名号的改变,可见两则史料。《晋书·乐志上》云:“及晋又改‘昭武舞’曰‘宣武舞’,‘羽籥舞’曰‘宣文舞’。咸宁元年,诏定祖宗之号,而庙乐乃停‘宣武’、‘宣文’二舞,而同用荀勖所使郭琼、宋识等所造‘正德’、‘大豫’二舞云。”<sup>[4]</sup>694《通典》卷147又云:“按‘正德’、‘大豫’二舞,即出‘宣武’、‘宣文’、魏‘大武’三舞也。何以知之?‘宣武’,魏‘昭武舞’也。‘宣文’,魏‘文始舞’也。”<sup>[8]</sup>3761由此可知“巴渝舞”名号的改变过程:司马炎登基之后就把“巴渝舞”之名号从“昭武舞”改为“宣武舞”;十年后(275),郭琼、宋识等人又把“宣武舞”和其他舞融合在一起加以改造,成为两种新的舞。此后很长一段时期,“巴渝舞”之本名和变名都不被提及,而是代之以两个变异了的“杂种”名——“正德”和“大豫”。

曲辞方面,变化亦大。《通典》卷145云:“巴渝舞者,……晋及江左皆制其辞。”<sup>[8]</sup>3708虽然“皆制其辞”,然其流传殆罕,唯晋武帝时傅玄所作得以流传,其名为《晋宣武舞歌》,共四篇,篇末还有一段总结之辞。其辞为:

《惟圣皇篇·矛俞第一》:惟圣皇,德巍巍,光四海。礼乐犹形影,文武为表里。乃作《巴俞》,肆舞士。剑弩齐列,戈矛为之始。进退疾鹰鹞,龙战而豹起。如乱不可乱,动作顺其理,离合有统纪。

《短兵篇·剑俞第二》:剑为短兵,其势险危。疾踰飞电,回旋应规。武节齐声,或合或离。电发星骛,若景若差。兵法攸象,军容是仪。

《军镇篇·弩俞第三》:弩为远兵军之镇,其发有机。体难动,往必速,重而不迟。锐精分镞,射远中微。弩俞之乐,壹何奇,变多姿。退若激,进若飞。五声协,八音谐,宣武象,赞天威。

《穷武篇·安台行乱第四》:穷武者丧,何但败北。柔弱亡战,国家亦废。秦始皇偃,既已作戒前世。先王鉴其机,修文整武艺,文武足相济。然后得光大。

乱曰:高则亢,满则盈,亢必危,盈必倾。去危倾,守以平,冲则久,浊能清,混文武,顺天经。<sup>[7]</sup>572-573

东晋一代,“巴渝舞”名号、曲辞有无改变,史乏记载,不得而知。中原旧曲流入南方,含有“巴渝舞”因子的“正德”和“大豫”二舞亦随之入南,它们是否和南音相互影响,亦不可得知。若有影响,“巴渝舞”之名号和曲辞必然会有一些的变化。

刘宋替晋,诸种舞乐之号与辞,再获改易。其中,早已变化了的“巴渝舞”亦在更革之列。而有齐之代,多沿袭宋制。《南齐书·乐志》曰:“齐微改革,多仍旧辞。”<sup>[9]</sup>185又云:“齐初仍旧,不改宋舞名。其舞人冠服,见魏尚书奏,后代相承用之。”<sup>[9]</sup>190是则宋、齐二代,“巴渝舞”虽名号微异,其辞则同。名号的改变情况,拙文《“巴渝舞”名号考略》有详细的阐述,兹不赘述。其曲辞的情况,《南齐书·乐志》载“后舞凯容歌辞”为:

假乐圣后,寔天诞德。积美自中,王猷四塞。龙飞在天,仪形万国。钦明惟神,临朝渊默。不言之化,品物咸得。告成于天,铭勋是勒。翼翼厥猷,亶亶其仁。从命创制,因定和神。海外有截,九国无尘。冕旒司契,垂拱临民。乃舞《凯容》,钦若天人。纯嘏孔休,万载弥新。<sup>[9]</sup>189-190

“后舞”乃由“巴渝舞”变化而来;《后舞凯容歌辞》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看,都属于“巴渝舞”曲辞。有齐一代,依傍刘宋“多仍旧辞”,故此曲辞实为宋齐之“巴渝舞”曲辞。标题“后舞凯容歌辞”之下有“旧辞”二字的题注,亦可证明之。

萧梁一朝,统治者又复“巴渝舞”之正名。《旧唐书·音乐志二》云:“……号曰‘巴渝’。渝,美也。亦云巴有渝水,故名之。魏、晋改其名。梁复号‘巴渝’。”<sup>[10]</sup>1063虽未言及其曲辞,但既复正名,则其辞亦应为正名之下的辞(即王粲所作新辞)。当然,此仅为猜测,如需确证,则尚待新史料之出现。

### 四 “巴渝舞”在隋唐时之名号及曲辞

隋朝建立,情况又为之一变。隋文帝纳牛弘之议,以“矛俞”、“弩俞”等舞曲“既非正典,悉罢不用”

[6]<sup>1274</sup>。但是,官方之“悉罢不用”并不等于“巴渝舞”就此消失,它们或依然可以在民间演出。惟此时之名号及曲辞情况,史皆阙载。

唐朝开国,气象盛大,对待“巴渝舞”之态度与隋不同,不但接收而且派专人演习。《新唐书·礼乐志》云:“高祖即位,仍隋制设九部乐:《燕乐伎》,乐工舞人无变者。《清商伎》者,隋清乐也。有编钟、编磬、独弦琴、击琴、瑟、秦琵琶、卧箜篌、筑、箏、节鼓,皆一;笙、笛、箫、篪、方响、跋膝,皆二。歌二人,吹叶一人,舞者四人,并习《巴渝舞》。”<sup>[11]469-470</sup>至则天朝,在63种存辞之舞曲中,“巴渝舞”赫然在列。《旧唐书·音乐志二》云“武太后之时,犹有六十三曲,今其辞存者,惟有《白雪》、《公莫舞》、《巴渝》、《明君》”<sup>[10]1062</sup>,然无论高祖之时,抑或则天之朝,“巴渝舞”之曲辞,今则终无可寻。衍至唐季,文人始拟制之。然其时诸案头模拟之作,今可睹者,亦至稀矣。而陆龟蒙之《吴侬儿舞歌》(见《乐府诗集》卷53、《全唐诗》卷22及261)三种,幸焉得存,盖其时之代表,其辞为:

《剑俞》:枝月喉。耀霜脊。北斗离离在寒碧。龙魂清。虎尾白。秋照海心同一色。熏影吒沙千影侧。神豪发直。四眦之人股佶栗。欲定不定定不得。春牋残。儿且止。狄胡有胆大

如山。怖亦死。

《矛俞》:手盘风。头背分。电光战扇。欲刺敲心留半线。缠肩绕脰。盖合眩旋。卓植赴列。夺避中节。前冲函礼穴。上指李彗灭。与君一用来有截。

《弩俞》:牛来开弦。人为置铖。捩机关。迸山谷。鹿骇涩。隼击迟。析毫中睫。洞腋分龟。达坚垒。残雄师。可以冠猛乐壮曲。抑扬蹈厉。有裂犀兕之气者。非公与?<sup>[12]7151-7152</sup>

唐代以后,典籍对“巴渝舞”的所载,唯存前代故实,少有新录。究其原由,大略有二:其一,“巴渝舞”经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雅化、改写,愈加典雅、庄重,也愈显死板、呆滞,致其逐渐丧失新鲜活泼之生命力,并最终趋向衰亡;其二,其它新颖的艺术形式风起云涌,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,如说话、戏曲等,相较之下,“巴渝舞”难以匹敌,自然慢慢退出历史舞台,黯然成史。

有些学者认为“巴渝舞”并未消亡,今天的“踏踢舞”、“摆手舞”、“盾牌舞”等都是由它演变而来。但是,作为“母体”的“巴渝舞”确实因为种种原因已成为历史的回忆。今天的人们要感知其“母体”的魅力,也只能通过其零星的曲辞去慢慢体会了。

## 注释:

①笔者对“巴渝舞”名号在历朝的演变过程曾专门撰文论述过(参见拙文《“巴渝舞”名称考略》,《四川戏剧》2008年第6期),但因研究未深,多有浅陋未安之处。本文对此有所增删。

## 参考文献:

- [1]常璩. 华阳国志[M]. 刘琳校注. 成都:巴蜀书社,1984.
- [2]汪宁生. 释“武王伐纣前歌后舞”[J]. 历史研究,1981,(4).
- [3]范曄. 后汉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- [4]房玄龄,等. 晋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[5]郭茂倩. 乐府诗集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9.
- [6]马端临. 文献通考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- [7]沈约. 宋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[8]杜佑. 通典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8.
- [9]萧子显. 南齐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2.
- [10]刘昫,等. 旧唐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11]欧阳修,宋祁. 新唐书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12]全唐诗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0.